

御纂七經三書

卷十一

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

洪範

集解

漢志曰。禹治洪水。錫洛書法而陳之。洪範是

也。史記。武王克殷。訪問箕子以天道。箕子以洪範

陳之。案篇內曰。而曰汝者。箕子告武王之辭。意洪

範發之於禹。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歟。今文古文

皆有。

鄭氏康成曰。此篇訓體也。○夏氏僎曰。此篇雖箕子之言。實周史所錄。○朱子曰。今人只

管要說治道。這是治道最切緊處。這箇若理會不通。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。○洪範一篇。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。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。最是不易。又須斂是五福。所以斂聚五福。以爲建極之本。又須是敬五事。順五行。厚八政。協五紀。以結裏箇皇極。又須入三德。使事物之接。剛柔之辨。須區處。敎合宜。稽疑。便是考之於神。庶徵。是驗之於天。五福。是體之於人。這下許多。是維持這皇極。

○讀洪範。且各還他題目。一則五行。二則五事。三則八政。四則五紀。五則皇極。至其後。庶徵五福六極。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。○陳氏大猷曰。箕子之陳洪範。文王之演易。皆當殷之末。周之初也。○王氏柏曰。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。其綱目爲最明。其義理爲最密。其功用所關爲最廣。其歸宿樞機爲最精。○陳氏師凱曰。洪範上稽天文。下察地理。中參人物古今之變。窮義理之精微。究興

亡之徵兆。微顯闡幽。彝倫所敘。秩然有天地萬物。各得其所之妙。○王氏樵曰。人心惟危四語。聖學傳心之妙。而未及政事之詳。水火金木土穀。惟修數語。善政養民之要。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。洪範一篇。性命政事大綱細目。兼該全備。信乎唐虞以來。授受之微言也。以丹書四言。武王齋戒而問之。則其受此於箕子也可知。嗚呼。後之人。其可以易而讀之哉。

## 惟十有三祀。王訪于箕子。

集傳

商曰祀。周曰年。此曰祀者。因箕子之辭也。箕子嘗

言商其淪喪。我固爲臣僕。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。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。蓋箕子不可臣。武王亦遂其

志而不臣之也。訪就而問之也。箕國名。

地理今釋箕蔡傳國名姓纂云

商之折內。僖三十三年。晉敗狄于箕者。杜預云。太原陽邑有箕城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。

爵也。○蘇氏曰。箕子之不臣周也。而曷爲爲武王陳洪

範也。天以是道畀之禹。傳至於我。不可使自我而絕。以

武王而不傳。則天下無可傳者矣。故爲箕子之道者。傳道則可。仕則不可。

集說

程子曰。周書惟十有三祀。與惟十有一年。三與一。  
須有一字錯。泉州高某說。一字錯。○張氏九成曰。  
稱祀不稱年。稱王訪箕子。而不稱箕子朝王。稱王乃言  
而後箕子乃言。深見箕子爲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。

意。○朱子曰。柯國材言。序稱十有一年。史辭稱十有三年。序不足憑。洪範謂十有三祀。則十三年明矣。使十三年伐殷。十三年方訪箕子。不應如是之緩。此說有理。○呂氏祖謙曰。王訪于箕子。不敢屈而致也。武王之尊德樂道。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。必有不召之臣。欲有謀焉。則就之也。○陳氏櫟曰。不臣周。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。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。○陳氏雅言曰。唐孔氏謂此篇不是史官敘述。必是箕子旣對武王之問。退而自撰其事。故稱祀。夏氏謂古者史官於人君言動。無不書者。豈有武王訪箕子。其事如此之大。史乃不錄。而箕子自錄之理。此說極是。且如孔說。則於惟十有三祀一句。雖說得通。而於王訪于箕子一句。說不通矣。

王乃言曰。嗚呼。箕子。惟天陰隲下民。相協厥居。我不知其彝倫攸敘。

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。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

商未新封爵也。騶定。

史記。惟天協。陰定下民。

常倫理也。所謂

秉彝人倫也。武王之間。蓋曰。天於冥冥之中。默有以安

定其民。輔相保合其居止。

曾氏。輩曰。居謂所以安者。○王氏。肯堂曰。人生萬事。各有

其宜。皆所謂居也。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。

朱子曰。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。竊意箕子在商。潛

心九疇之學。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。殷滅之後。武

王恐其學不傳。故訪而問之。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。

○呂氏祖謙曰。武王豈真不知哉。云不知者。蓋真見聖

學之無窮也。○陳氏櫟曰。斯民之生。其上棟下宇。羣居聚處。是孰使之然哉。天意之陰騶默相。蓋存乎其間而

常理卽寓乎其閒。理雖高出乎無極太極之表。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閒。武王於陰騭相協而繼以彝倫之所以敘。攸者所也。卽所以然之意。武王其默識之矣。○王氏充耘曰。天陰騭下民是無形聲可驗。故武王不知彝倫之所敘者何由。○陳氏雅言曰。武王意人君代天理物。必仰承天意以治民。而使其居之順其常。得其正。以無負上天陰騭相協之心者。其道在於敘其秉彝人倫也。我欲敘之。不知所以敘之之道當何如。此問箕子以爲治之道也。箕子於是告以洪範九疇爲爲治之大法。蓋九疇之敘。卽彝倫之所敘也。○鄭氏曉曰。相協厥居。正是陰騭之實。

箕子乃言曰。我聞在昔。鯀墮洪水。汨陳其五行。帝乃震怒。不畀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斁。鯀則殛死。

禹乃嗣興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敘。



乃言者重其答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此問答皆言乃者。以天道之大。沈吟乃問。思慮乃

答。哩塞汨亂陳列界與洪大範法疇類數敗也。

沈氏澣曰。不敘便是

數。錫賜也。帝以主宰言。天以理言也。洪範九疇。治天下。

之大法。其類有九。

孔氏穎達曰。九者各有  
一章。故漢書謂之九章。卽下文初一

至次九者。箕子之答蓋曰。洪範九疇。原出於天。鯀逆水

性。汨陳五行。

呂氏祖謙曰。水涒而五  
行皆汨見五行一源。

故帝震怒。不以與

之。此彝倫之所以敗也。禹順水之性。地平天成。故天出

書于洛。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。此彝倫之所以敘也。彝倫之敘。卽九疇之所敘者也。○案孔氏曰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。列於背。有數至九。禹遂因而第之。以成九類。易言河出圖。洛出書。聖人則之。蓋治水功成。洛龜呈瑞。如簫韶奏而鳳儀。春秋作而麟至。亦其理也。世傳戴九履一。左三右七。二四爲肩。六八爲足。陳氏師凱曰。又有五數居正背。此當補五數居中。一句始備。卽洛書之數也。

劉氏歆曰。河圖洛書。相爲經緯。八卦九章。相爲表裏。○孔氏穎達曰。水是五行之一。水性下流。鯀反

塞之。水失其性。則五行皆失矣。是爲亂陳其五行。言五行陳列皆亂也。○邵子曰。圓者。星也。歷紀之數。其肇於此乎。方者。土也。畫州井地之法。其倣於此乎。蓋圓者。河圖之數。方者。洛書之文。故羲文因之以造易。禹箕敘之而作範也。○程子曰。聖人能使天下順治。非能爲物作則也。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。止之各於其所。聖人所以敘彝倫也。洪範九疇。聖人使天下順治之道也。非能爲物作則。惟止之各於其所。順乎陰陽相協之妙而已。陰陽相協。彝倫天敘也。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敘也。自五行至五福六極。天人相因。天下事。大綱出不得此九者。世間只順了個陰陽相協之妙。便彝倫常敘。自古聖人。只理會得此而已矣。○朱子語類。問洪範之書。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。不可深信。又帝乃震怒。不畀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數。猶言天誘之監也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敘。猶言天誘其衷也。又云。洪範之書。大抵發明彝倫之敘。本非由數而起。又曰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。猶言天乃錫

王勇智耳。不必求之太深也。某竊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。豈得不之信邪。未知林說如何。曰。便使而今天錫洛書。若非天啓其心。亦無人理會得。兩說似不可偏廢也。○鯀禹皆治水。天不開發鯀。而開發禹。故言畀不畀。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。鯀不順是理。自無可得之道。禹順是理。自有可得之道。畀不畀一歸之天者。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。○問彝倫攸敘。見事事物物中。得其倫理。則無非此道。非道。便無倫理。曰。固是。○齊氏夢龍曰。彝倫。乃天理之自然。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也。○陳氏師凱曰。陶唐之盛於變時。雍之際。又何彝倫之敘哉。此非言朝廷也。蓋五行既汨。九功未敘。獸蹄鳥迹之道。交於中國。堯甚憂之。此彝倫之所以敘也。豈必綱常絕滅而後謂之敘哉。○王氏充耘曰。九疇非始於禹。如卜筮起於伏羲。作曆始於黃帝。堯舜以來。皆從事五事以修身。皆用刑賞威福以爲治。豈待禹而後有乎。蓋聖人迭興。立法制先。後錯出而無倫。至此敘爲九章。而

聖人治天下之大法首尾完具。

粲然如指諸掌。則自禹始耳。

洛書之數。其四奇居四正。以三相乘而左旋。則參天之數也。其四耦居四隅。以二相因而右轉。則兩地之數也。中之五。不與奇耦相乘。而爲三二之合焉。則人之位也。人居天地之中。則必爲天地立心。然後可以土贊化育而下盡人物之性。此皇極所以爲九疇之本也。

初一曰五行。次二曰敬用五事。次三曰農用八政。次四曰協用五紀。次五曰建用皇極。次六曰又用三德。次七曰明用稽疑。次八曰念用庶徵。次九曰嚮用五福。威用六極。

集解

此九疇之綱也。

孔氏安國曰。此禹所第敘。

在天惟五行。

曾氏監曰。五者

行乎三才。萬物之間。在人惟五事。以五事參五行。

王氏安石曰。五事。人所以繼天

道而成性者也。

○朱子曰。五氣運

行而人稟之以成形。於是又有五事。天人合矣。

八政者。人之所以因乎天。五紀者。

陳氏經曰。其數錯綜而條理不亂。是謂紀。

天之所以

示乎人。皇極者。君之所以建極也。三德者。治之所以應

變也。稽疑者。以人而聽於天也。庶徵者。推天而徵之人

也。福極者。人感而天應也。五事曰敬。

孔氏安國曰。五事在身。用之必敬。乃

善。所以誠身也。八政曰農。所以厚生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鄭玄云。農讀爲醞

則農是釀意。

五紀曰協。所以合天也。

曾氏輩曰。政必協。天時。○陳氏輩曰。

故曰厚也。

欽天授人有不可後。

推步占驗以人合天。

皇極曰建。所以立極也。

三德曰乂。

所以治民也。稽疑曰明。所以辨惑也。

朱子曰。德雖應變無方。而事有非人

謀之所能決者。

庶徵曰念。所以省驗也。

曾氏輩曰。人治極而通於神明

者盡然猶不敢自信。

故參吾之得失於天。

五福曰嚮。

曾氏輩曰。福之在於民則宜嚮之。故五福曰嚮

用。所以勸也。六極曰威。

蘇氏軾曰。威畏也。古者畏威通

用。○曾氏輩曰。極之在於民則

宜畏之。故六極曰威。所以懲也。五行不言用。無適而非用也。

朱子曰。用者。人之所以所有事也。孔氏

凡用皆指人君而言。皇極不言數。非可以數明也。

孔氏

穎達曰。皇極不言數者。以總該九疇。理兼萬善。非局數所能盡也。本之以五行。敬之以

五事。厚之以八政。協之以五紀。皇極之所以建也。又之以三德。明之以稽疑。驗之以庶徵。勸懲之以福極。皇極之所以行也。人君治天下之法。是孰有加於此哉。



張子曰。九疇次敘。民資以生。莫先天材。故首曰五國得而治。故次八政。政不時舉必昏。故次五紀。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。故次建皇極。求大中不可不知權。故次三德。權必有疑。故次稽疑可徵。然後疑決。故次庶徵。福極徵。然後可不勞而治。故九以嚮勸終焉。五爲數中。故皇極處之。權過中而合義者也。故三德處六。○張氏栻曰。九疇雖多。入君所守。惟在敬用五事。心敬則貌言視。

聽思極於肅。又哲謀聖。其精神所運。上而五行。下而福  
極。無不得其所。洪範之要。在於敬而已。○朱子語類。問  
洪範諸事。曰。此是箇大綱目。天下之事。其大者。大槩備  
於此矣。○初一次二。此讀也。全讀。是以一二爲次第。不  
見洛書本文。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。故後人至以此章  
總爲洛書本文。皆爲句讀不明也。○洛書本文。只有四  
十五點。班固云。六十五字。皆洛書本文。古字畫少。恐或  
有模樣。但今無所考。漢儒說此未是。恐只是以義起之。  
不是數如此。蓋皆以天道人事。參互言之。五行最急。故  
第一五事。又參之於身。故第二一身既修。可推之於政。  
故八政次之。政既成。又驗之於天道。故五紀次之。又繼  
之以皇極居五。蓋能推五行。敬五事。厚八政。修五紀。乃  
所以建極也。六三德。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。德既修矣。  
稽疑庶徵繼之者。著其驗也。又繼之以福極。則善惡之  
效。至是不可加矣。皇極非大中。皇乃天子。極乃極至。言  
皇建此極也。東西南北。到此恰好。乃中之極。非中也。但